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九十二　列傳三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子覲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進士及第歷殿中丞通判廣州以清潔聞累遷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九道輔第進士授寧州軍事推官歷左正言受命日即論奏曹利用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

爲戲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者以爲生事仁宗問其故對曰平時漢使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御史凡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告以當廢狀道輔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

毋乎夷簡曰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
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
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頃之徙徐州又徙兗
州遷至給事中任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
挺特達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會受詔鞫馮
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
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
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
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爲朋黨出知鄆州道輔知爲士
遜所賣憤惋道卒年五十四天下莫不以直道惜之後

帝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骫法歴判陜揚洪兗諸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請自今孔子之後襲封者勿兼官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進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十歲而孤好學自立第進士補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𭐏

丞執圖入相詠言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入用後揣知奸狀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覬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羣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願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復相詠數睥睨其短欽若中以事出通判信州又坐事徙邵州欽若卒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以尚書禮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論奏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人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轉運使李士衡託以事不從乃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及是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歷右正言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賂權貴累疏論列謂姦

邪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不宜復進職
王欽若既死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汚無
忌俾豈神仙耶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隨言非所以勵
廉節仁宗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
常務專稟帝旨又諫太后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請
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入兼
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涕泗祈恩
或衒鬻要賞亦有位尊職重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
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
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詔

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內
銓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艱辭不能拜及還
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歷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
制卒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
銳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
收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監察御史上四
事文奏唐貞觀中詔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恥
而勇退也請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
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勳賢自如故事仁宗嘉爲

合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忿躁亡大臣體古者
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撈人即時罷黜請正典
刑以允公議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
舉眞宗禁採狨毛故事爲言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
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
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
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姻戚
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馬季良錢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
修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削一官判
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家貧不能歸葬賓

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柰何以是累先人拒不納太后崩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以兄子覲爲後覲知封州與儂智高戰被執不屈爲所害棄屍江中時年三十五贈太常少卿弟修睦性廉介同修古舉進士累官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後以知吉州不行分司南京未幾致仕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

郭勸字仲褒須城人第進士累擢殿中侍御史論節度使錢惟演不赴陳州覲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

郎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諫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閥不可以儷宸極踈入后已廢而陳議遂寢歷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可漸以禮屈之疏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陜擾攘言者猶指勸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

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
章紱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
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
上不得謝賜白金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
爲太常博士會呂誨等議濮王典禮被黜以源明補監
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
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舉服勤詞學以省郎吏數縣令
歷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
監漣水軍酒稅復爲博士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

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郭后不當廢少連坐贖
仁宗因戒諭言官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
請對少連復上䟽曰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崔元
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為美事今陛下未忍廢黜
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陛下
深惟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上䟽請
陛下履仁聖之具美忍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
稽不遠之復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未
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三
司度支判官出為兩浙轉運副使又徙使淮南兼發運

司事又徙陜西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爲度支三司副使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慶州特元昊反范仲淹薦其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卒少連通敏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歎惜之

論曰人主賴以繩糾愆違沮折姦萌而消禍始非直臣不可詩人所以賦羔裘也當仁宗沖齡母后臨朝而內外肅如邪慝爲沮計詎非廟堂有人哉時孔道輔劉隨曹脩古迭爲諫官御史而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諤諤觸禍讁不少挫及帝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

后之廢同范仲淹楊偕[illegible]堂數君子引議慷慨化萬[illegible]
責相臣其氣彌壯宋世[illegible]節之士於斯爲盛焉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子旦從子里旦孫朴

李及　燕肅孫度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華陽人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俄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薦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歷祕書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

鮮知學秉爲興學教之父喪有甘露降墓柏人以爲孝感累遷翰林學士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爲羣牧使卒初修起居注仁宗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帝頗嘉之及病勑醫診視賜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秉質重寡言不營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秉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稽穎字公實應天人進士及第累遷翰林學士未及謝卒仁宗命以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穎謹厚篤學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入

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問其弟化基詰賴求編救其父
事不爲少屈歷通判留守以獻
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
者甚衆池獨颺言稱利害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
明給事章獻太后閤兼領封府推官遷判官改度支判
遷官事下羣牧司閱無羨死行陳係縲以還國之辱也
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
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
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始拜使相祖宗愼名器如此
嘗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

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illegible]擢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
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々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
剸劇非所長又不知吳俗戸部副使因事降知海州徙
華劾池降知虢州會史右閣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徙
掌私廚出所賣過半又[illegible]矯僞之行政迹如其爲人乎
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稱其長者徙知晉州卒[illegible]與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
旦字伯康以父任爲祕書[illegible]廷而友匿其母訃池心動夜
蝗因緣掊民旦言蝗民[illegible]不能入語其友止以母疾告
令歷知梁山軍安州旦[illegible]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

禁中爲修媛甚被寵幸
稟爲序以獻穎不答亦不
梅摯字公儀成都人進士
縣從知昭州通判蘇州屬
災異引洪範上變戒從與
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
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
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
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
令不宜亟授無功以户部

昭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
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羣牧
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
往朝廷卒不問內侍皇甫繼
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
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
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
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
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
復知鳳翔累遷户部度支鹽

判大理寺言張堯佐除宣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
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從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廚傳
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以是致謗轉運使江鈞張從
蘇州薦歷中外進至龍圖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
知河中卒摯性淳靜不爲忠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
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可舉劾以報池曰吾不爲也人
司馬池字和中夏縣人少丁旦光從子里光自有傳
而自力學舉進士當試殿晉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吏捕
不能寐行至宮城門徘徊人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
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

使事再監鳳翔太平宫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二旦性敏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友愛尤篤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之勝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召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勗之光幡然就位其知梁山也屬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旦舍其孫而遺從兄子稟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亟出室中奩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

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三子並入仕孫朴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歷通判鄜州性廉靜質直所至有
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
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卿卒
朴字文季父宏紹聖黨事起上書論辨得罪終陳留令
朴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純仁責永州失明客至必令朴
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以純仁遺恩補官
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
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曰下吏而伺長官人且不食吾
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

員外郎金人攻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家世喜曰賢者之後也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劉得免徽宗崩朴與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後卒於眞定訃聞詔贈兵部尚書謚忠潔

李及字幼幾鄭州人父覃左拾遺及第進士歷官中外

遷至尚書工部侍郎自知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恭惠及清介簡嚴喜獎薦下吏而樂道人善知杭州惡其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淸談居官數年未甞市吳中物比去唯購白樂天集在河南聞與提點刑獄杜衍會而具蔬辣薄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行歎其淸德妻張嫉悍及嘗生子輒外舍張固請歸保育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遂無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第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蜀歷中外官至禮部侍郎致

化卒肅在臨邛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判尚書刑部建言州郡疑獄及情可憫者皆得覆奏語在刑法志喜爲詩性精巧能畫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司天臺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論子度度孫璞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年飢盜發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累遷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榷河北

鹽度言川峽不榷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瑛字仁叔以蔭爲瑕丘尉累遷廣東轉運副使連進直龍圖閣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爲香燕逐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將出奔爲亂兵所害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登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禁中火參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淮發運事歲薦部吏二百人或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罪降知越州徙蘇州歷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累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

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廚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寖不悅獄訟滋多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贈吏部侍郎堂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好學工文辭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進士中第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鍾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

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獨居退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不治財產有餘以振貧乏云

馬亮字叔明合淝人第進士初知蕪湖縣擢吏數州進至殿中侍御史真宗立上書言事謂軍賞宜以特給錮道不可復征勿以親王尹京以全親愛修好契丹以息邊民帝嘉納王均反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詿誤者九十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帝以亮言宥之加直史館還歷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

二百人當配隸亮置不問招來海舶珍貨大集累遷兵部侍郎知江寧府仁宗遷工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然所至無廉稱初呂夷簡尚少亮見而奇之妻以女謝泌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爲相故得謚忠肅云

陳希亮字公弼蜀人好學厲志不治生業登進士第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恃勢侵奪希亮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再遷殿中丞徙知鄠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

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火亦不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
爲農者七十餘家及去父老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
矣歷開封府司録司事外戚沈元吉以姦盜殺人希亮
一訊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坐廢富弼薦起知房州
時劇賊党軍子方張供奉官崔德贇捕之既失党軍子
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
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幾党軍
子獲於商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徙
其族百口於房飢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虚實不可知即
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

無罪乃密以聞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
然奈何去父母遂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為大理少
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為
宿州州跨汴為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
柱以便往來詔賜縑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
皆為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
懲沈氏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與都轉運使魏瓘廷
辨帝直希亮奪瓘職且欲用希亮希亮力請還滑會河
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
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

王尊是歲盜起宛句乃以為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為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以其餘給左右使令皆指心誓為希亮死歷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希亮令曰自首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其首一人以徇餘悉遣赴役遷京東轉運使數請老不允移知鳳翔英宗立遷太常少卿僚官欲中以事乃自劾求去分司西京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授圖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為人清勁寡欲不假人

以色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鄉人宋輔游輔卒養其母以女妻其孤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第進士四子慥字季常少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

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為慥云

論曰彭乘嗜學恬於祿利嵇穎謹厚不附宮掖梅摯淳靜言事有體司馬池不競質易長厚李及蔣堂並清修好才樂善皆良待從也劉夔善救荒燕肅議法平恕陳希亮嚴而不殘其利物不亦博哉馬亮敏矣而守不逮宜與數子異日道也

宋史新編卷九十二

宋史新編卷九十三　列傳三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狄棐 子遵彥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陳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附

狄棐字輔之長沙人自稱仁傑十四世孫舉進士甲科仕州縣累遷太常少卿加直昭文館自知廣州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從天雄軍會給郊賞士卒以帛不善譁譟趣府門棐不能治坐降知

隋州後歷知河中及河南府進至樞密直學士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裴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裴於上前裴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宮侍從可以老而自汚耶死之日家無餘貲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學應進士舉一見斥恥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尤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

及第知寧國縣徙福清濬梁石塘舊陂溉廢田百餘
邑人為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
過而無八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
知分宜縣追徙滕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踐歷中外積
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最後知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
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九贈吏部侍郎簡和易
喜賓客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尤好醫術有集驗方行
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
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
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為主婚

嫁一何厚也

孫祖德字延仲北海人進士及第累遷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及太后崩因得進用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坐贖父之遷天章閣待制待三司判官許申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固爭之出歷數州改龍圖閣直學士遷至右諫議大夫最後知應天府以疾得穎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亥貪以財而出之

張若谷字德繇南劒人進士及第歷任中外最後知洪州累官龍圖閣學士至尚書左丞致仕若谷素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跡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字昌言眉州人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揚休喜閒放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謁告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

必賙我矣暘休不揮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太
祖士衡字平叔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
妻以兄子舉進士甲科歷知制誥爲史館修撰糾察在
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
又以在郡不修飭復降監江州稅卒于官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
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
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修起居注丁
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恃權怙勢觀其
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

遷潁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甞相識盍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巳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五子仲昌最知名鋭於進取嘗獻計修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字仲通祥符人幼開悟爲文甚敏未冠嶷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時趙元昊擾邊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第再調頴州

推官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錄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常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以薦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既又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謚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駮奏執中無功德而罪戾多宜正其名竟從抃等議皇后郭氏沒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謂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無大過中外所

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特寵眷焉出知棣州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命攷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帝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

以戒帝意解詔訊祈國公宗説獄獄具帝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以其坑不辜置諸法可矣帝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移淮南轉工部郎中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杜衍字天均成紀人進士及第爲簿令遷至光祿寺

丞交益以不法誅仕衡亦除名後會赦又以寇準薦起
歷判三司鹽鐵勾院嘗駁度支使梁鼎請丁夫轉粟輓
鹽之議不聽鼎議行而關中大擾乃罷鼎以仕衡爲荊
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
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宮遷右諫議大夫
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西京陝西
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踰月以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
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
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鉅萬斛南郊復進錢帛八

十萬凡大禮所賣羨餘言者以爲不實帝不之罪且稱其有應辦材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遷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轉刑部徙知青州入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賜之又遷吏部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壻曹利用被罪士衡坐降官終左衛大將軍卒諸子訴於朝追復故官士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累鉅萬子丕緒以蔭至司農卿致仕丕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凡數百卷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太宗嘗稱

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條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即日行之於是帝以溥等為能悉擢溥等官語在陳恕傳溥累遷崇儀使景德中茶法既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稅兼發運事使推行之又累遷北作坊使時營建玉清昭應宮溥與丁謂相表裏盡括東南巧匠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傅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為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練使特遷宮苑使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

民子不可用眞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愼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溥既專且貪綠是寖爲不法發運使黃震以狀聞語在震傳溥罷知潭州命御史鞫治得姦贓十數事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立起知淮陽軍歷光黃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又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胡則字子正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歷太常博士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

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累擢三司度支副使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驟用至是謂罷出則京西轉運使徙廣西復爲發運使遷至太常少卿乾興初坐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又歷給事中權三司使張宗誨發其曩時不法事出知陳州踰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疏則奸邪貪濫方以罪去不宜驟加美職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問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衆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

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昌期
者嘗註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說詭誕穿鑿
至詆斥周公用薦歷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
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詣京師賜緋魚絹百
匹歐陽修言異端害道不當推奬奪所賜服罷歸卒
薛顏字彥回河中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戶叅軍歷
擢三司鹽鐵判官初丁謂招撫溪蠻部人愛之留五年
詔謂自舉代謂薦顏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右諫議大夫
知河南府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顏雅
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

人號沒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鬬之積數年
鄉人患莫敢發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
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祿卿分司西京卒于家嘗屬杜衍
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謂衍曰薛顏有醜行
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許元字子春宣城人以父蔭歷江淮制置發運使進至
金部員外郎又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嘗欲與施昌
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是必
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擢天章閣待
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秦州卒元在江淮十

三年以聚斂刻剝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云

鍾離瑾字公瑜合肥人第進士歷權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飢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踰月得疾仁宗封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孫沖字升伯趙州人舉明經爲邑簿後舉進士甲科累遷刑部郎中湖北河東轉運使會南郊給賞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譟捽守佐堂下劫之

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虞勇營沖適至命解
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事
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沖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
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歷擢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
事中喪明卒沖爲吏所至以强幹稱能任鉤距多得事
情然無家法晩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崔嶧字之才京兆人進士及第累官河東都轉運使遷
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
按治嶧頗左右執中即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歷知同
州鳳翔府攻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

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田瑜字資忠壽安人第進士歷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戶部副使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爲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内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徙知澶州卒瑜謹厚少文頗殫心吏事然御下急無廉稱

施昌言字正臣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就除知慶州在州所

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
嘗發昌言亦降知華州累轉江淮發運使遷至龍圖閣學
士歷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師卒昌言爲
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仲
淹怫問之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
論曰人臣踐中外至侍從豈易致亦豈易稱哉狄棐之
廉郎簡之惠張若谷之循李垂之介張洞之直且皆飾
以詞學斯粹然君子矣祖士衡不擇交孫祖德石楊休
不慎晚節議者猶弗之與矧李仕衡而下十人者多可
媿之行乎

楊偕　王沿子鼎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馬尋杜曾附

李虛己　張傅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字次公坊州人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與曹修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與監舒州稅起歷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爲后偕復上疏諫止以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勅、

陛降之弊仁宗嘉納之累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夏竦經略陝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復增土兵徒耗國用與竦爭辨甚力時陝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疏請罷之徙陝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爲兵偕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元昊大掠河北詔修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不聽明年改

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從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宂帥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閤日入對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諸路後王吉果以敗元昊於兔毛川又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復以爲左司郎中元昊乞和不稱臣偕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諫官王素歐陽修蔡襄累章劾奏偕助元昊

不臣之請罪當誅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州將襄謁告過杭而輕遊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工部侍郎致仕卒遺奏兵論一篇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雖用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

王洙字聖源館陶人少治春秋登進士第歷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

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一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內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決溢今皆斥鹵不可耕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獲穀數七萬斛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決之患以灌漑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

而發廩有餘矣帝雖嘉之而不卽行天聖五年安撫關
陝減諸縣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
飢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被詔鞫
曹汭獄于眞定府遷殿中侍御史歷河北轉運使奏罷
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
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
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司戶部副使累遷
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從豐州
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
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滑州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

坐葛懷敏為元昊所敗改龍圖閣直學士知虢州尋擢
天章閣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又徙河中府卒洽初與
河北水利論者以為無益已而邢州民有爭渠水至殺
人者然後人知其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又言當時以
赦貸罪多重於律請吏之然貞定之獄人以為傅致云
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鼎字鼎臣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勾當三司公事數
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
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
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微隱無所

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仁宗聞之不說後

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爲也仲淹等寵鼎與紘

緯皆爲人所論將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徙建州

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贓發急所劾舉不避貴勢累遷

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鹽

鐵副使數與包拯爭議不少屈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

族人欲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財鼎悉推與其

弟奉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事繼母孝教育

孤姪甚至當官明敏强直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

著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扃鐍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獨取鼎以豫爲孟浪豫不事羈檢以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杜杞字偉長以父鎬蔭歷官京西轉運按察使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襲破環州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諭蠻自新不聽乃勒兵攻破砦峒焚毀積聚復環州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誅七十餘人後

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御史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樞亦强敏爲比部員外郎忤權倖絀監衡州稅卒

楊畋字樂道節度使重勳之曾孫進士及第累擢殿中丞提點湖南刑獄以靖傜賊功遷太常博士坐部將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仁宗遣御史按視還言畋

嘗戰山下人樂爲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荊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未幾賊復亂畋率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去畋歸歷三司戶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帝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事坐敗衂連降黜既而復官爲河東轉運使遷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內銓以建儲爲請屬河北地震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繼嗣屢絶北天所以

宗戒並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使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京師大水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陛下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帝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並侑溫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乃詔南郊以太祖定配改溫成廟為祠殿畋卒

贈右諫議大夫旼出將家折節喜學問爲士大夫所稱
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卽焚之與士卒同甘苦及用之嶺
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
四而後上自奉甚約爲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
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
飛白書扇遣賜置其柩
周湛字文淵登州穰人進士甲科爲開州推官中身言
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少卿直
昭文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陛辭仁宗誡毋納包苴于
京師湛惶恐對曰臣敢忘聖訓以附權要湛善治劇

全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夫脅強記吏胥簿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鑿河十里避之人以為利除度支副使拜右諫議大夫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火數為害湛度其所侵悉毀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坐徙相州卒湛為人脫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字公準建安人登進士第累遷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改知舒州徙荊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為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

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火遂息以兵部員外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鹽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酋千餘級卒於桂陽

論曰自昔盛世不乏全才之士何則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其教豫也後代教不師古書生知兵者蓋鮮矧天下又安時乎楊偕王沿當仁宗朝數建白邊防雖策弗皆

得其人豈不在賢豪間耶楊畋再討儂寇有勝有負
家之常耳杜杞徐的並以平蠻著勞然杞之殺降孰與
的之懷撫周湛明世務惜其才不及試於軍旅也
姚仲孫字茂宗商水人父燁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
郎仲孫登進士第歷官州縣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
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累遷右
司諫論入内都知閻文應之罪曰方帝齋宿太廟文應
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疑其寘毒仁宗出
文應爲秦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亟去以起
居舍人知諫院累遷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

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
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
知蔡州因母憂喪一月卒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人登進士第歷官大理至判寺事
凡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必召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
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然所論建亦或有不
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遷至尚書兵部郎
中卒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
以明習法律稱終司農卿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
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

更生皆論如已殺負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敕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論勿赦皆著爲令

李虚己字公受建安人父寅有淸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毋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寅第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念母老棄官以歸虚己亦第進士歷殿中丞知遂州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已奉法除姧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片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羣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

除姧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虚已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悅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累遷龍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眞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還尚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其季虚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仕初太宗旣賜虚已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虚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然論者謂虚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虚[illegible]

虛舟又以孝友淸愼世其家虛已喜爲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壻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詩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張傅字巖卿亳州譙人進士及第累遷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爲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傅强力治事七爲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擿姧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爲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

尊重人無敢詰其偽傳訊以唐事術士語佔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登進士第獻可有吏稱至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歷殿中侍御史為三司鹽鐵判官天禧五年上言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人皆謂稼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又非時調率營造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夫危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圖議而救正之帝為罷諸宮觀兵衛又除無名之費以鉅萬計累遷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某風江潮

溢決堤獻卿大發卒繫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為便詔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陳從易字簡夫晉江人進士及第累官左司郎中知制誥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特朝廷矯文章之弊故並進二人以風天下以老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從易好學強記為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析人或尤其過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欽若廢居南京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

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卽大喜曰王公之門偶君爲知我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初從易求鄉郡寇準惡其疎已除吉州及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有泉山集中書制稾西清奏議

楊大雅字子正宋州人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兵部郎中知制誥初名侃至是避眞宗藩邸諱詔改之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知亳州卒大雅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益自信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覆舟得傍卒拯之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辭不受謂以爲歉宰相王欽若亦不悅之晚與陳從易並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有大隱集西垣集職林兩漢博聞

論曰姚仲孫在下位懷天下之憂其抱負可知宜歷劇職咸克舉之陳太素馬尋杜曾明習法律論議常依衿恕仁矣哉李虛巳張傅俞獻卿立朝雖無大聲譽然方

州監司歴歴有吏績陳從易楊大雅行慕古人不少徇于俗文章亦然非侍從選歟

宋史新編卷九十三